



教育革命  
经验选编

# 贫下中农管理学校就是强

贫下中农管理学校就是强

\*

人民教育出版社编辑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印刷四厂印装

\*

1974年4月第一版 1974年6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1—150,000 册

书号 7012·07 定价 0.12 元

## 毛主席语录

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

学生也是这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

无产阶级必须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各个文化领域中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的专政。

## 毛主席语录

实现无产阶级教育革命，必须有工人阶级领导，必须有工人群众参加，配合解放军战士，同学校的学生、教员、工人中决心把无产阶级教育革命进行到底的积极分子实行革命的三结合。工人宣传队要在学校中长期留下来，参加学校中全部斗、批、改任务，并且永远领导学校。在农村，则应由工人阶级的最可靠的同盟者——贫下中农管理学校。

## 编者附话

本书编入的两个经验是根据河北省威县辛店大队贫下中农管校委员会在几次经验交流会上的发言整理的，是难得的好材料。

贫下中农能不能管理好学校？人们的认识是不同的。这个材料对那些怀疑论者是一个很好的回答；对阶级敌人的攻击污蔑是一个有力的回击！

辛店这些“大老粗”们，比起某些知识分子高明的地方，就是对孔老二和资产阶级、修正主义的东西，深恶痛绝。清除其流毒时，痛快淋漓。对毛主席的指示，则坚决照办。他们敢于顶逆流，战恶浪，充分表现了反潮流的革命精神。他们紧紧依靠党的领导，密切联系广大群众，注意抓大事，抓典型，大破旧的条条框框，把学校办得生气勃勃。这个贫管会刚进校时，有人嘲笑他们说：“土坷垃块子还想充‘圣人’！”他们用铁一般的事实证明：“泥腿子”管校好得很，“大老粗”能够打倒孔“圣人”。他们的经验很值得学习，特推荐给读者。

人民教育出版社

1974年4月

## 目 录

贫下中农管理学校就是强.....1

说说俺们是怎样领导农村学校批林批孔的.....50

## 贫下中农管理学校就是强

一九六八年，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发出了“在农村，则应由工人阶级的最可靠的同盟者——贫下中农管理学校”的伟大号召，我们辛店的贫下中农，个个打心眼里感到高兴。为落实毛主席的指示，选出俺们七个代表组成贫下中农管校委员会，管理三个大队联办的学校。

五年多来，遵照毛主席关于教育革命的指示，俺们在大队党支部的领导下，带领全校师生，狠抓教育阵地上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深入开展教育革命，使学校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们管校前，小学适龄儿童入学率只有百分之六十左右，在校学生不到二百人。现在适龄儿童已全部入学，在校学生达到四百八十九人，比文化大革命前增加了一倍半；小学还附设了初中班，已培养初中毕业生二百零九人，是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三个大队初中毕业生总数的八倍。特别是贫下中农管

校后，培养出来的毕业生表现好，小队愿意留，大队愿意要，到工厂去的也都成了积极分子。贫下中农看到孩子们个个能上学，毕业后思想好，爱劳动，能写会算，很顶用，都说：“毛主席指点的办学道路就是好！贫下中农管理学校就是强！”

## 在斗争中牢固占领 农村教育阵地

教育阵地，过去一直被地主、资产阶级所霸占。我们这个村，是个大村，有七百多户人家，三千多口人。解放前这里也有个学校，那是国民党反动派办的学校，上学的尽是地富子女。一九四七年，我们这里解放了，又成立了一所小学，建国以后由于刘少奇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统治，使学校十七年来都不能向贫下中农开门，有的上了学，也变成了书呆子。贫下中农管理学校，掌握学校的大权，培养无产阶级接班人，这还是开天辟地的头一回。当毛主席的指示下达后，贫下中农选我们几个去管理学校时，村里还开了三个大队的群众会，当作很大的喜事来对待。回想进校五年来，在这块阵地上，从来没有平静过，每前进一步都经历了占领



与反占领、改造与反改造的激烈斗争。我们遇到了阶级敌人的破坏和腐蚀，遇到了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严重干扰，还遇到了教师的资产阶级世界观和旧的习惯势力的阻力，同时还要与经济上的困难斗。我们为什么能在教育阵地上坚定地站住脚，把学校越管越好？就是靠党的领导，靠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指引，靠发动广大贫下中农和革命师生一起向刘少奇、林彪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作斗争，向孔老二的反动思想作斗争，同时在斗争中不断提高自己的政治觉悟。

我们七个人大都在五十岁以上，我当时是最年轻的一个，才二十二岁。我们七个人，有五个在旧社会逃荒要饭，给地主当长工，根本没有上过学。我们这些人劲头挺大，千方百计地要把学校管好，越办劲头越大。当时村里一小撮阶级敌人，看到学校叫俺这一班子人管，就放出臭气，叫嚷什么“大老粗，登校门，土坷垃块子还想充‘圣人’哩！”还有人怀疑地说：“辛店这个学校，换了多少位校长了，没管好，这一帮大老粗还能把辛店学校管好？”特别有一回，有一个人碰到贫管会委员唐老现，就问：“过去学校有校长，你在学校算个么呀？”老现说：“毛主席叫俺贫下中农管校，俺就管校，还算么呀！”后来有人说：“这个学校四、五百小孩，没有你家里一个，你跑跑颠颠的图个么呀！”为了顶住这股

妖风，增强管校信心，大队党支部把我们这班人集合起来开忆苦会，办学习班，重新学习了毛主席关于“贫下中农管理学校”的指示，同时还学习了党的基本路线，学习了毛主席“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教导。我们认识到，贫下中农开进了学校，不等于阶级敌人就放弃了这个阵地。我们占领，他们要反占领。外面吹来的这股妖风，就是阶级斗争在俺学校的反映。这时，我们大家忆了苦。贫管会主任周万庆现在五十多岁了，在旧社会半辈子没有娶上媳妇，吃了上顿没有下顿。到莒县逃荒的时候，父亲饿死在地主的车棚里，没有一领席卷埋。解放前，有一回旧学校领着学生到街上游行，万庆的母亲说了一句话：“这么些小孩，可没俺穷人家的一个。”那个校长姓潘，是国民党员，他听到了以后，恶狠狠地说：“你万庆连个媳妇也寻不上，学校里怎么会有你家的小孩呀！”就把她弄到学校里，用布捂住眼睛，整整斗了两黑夜。万庆说：“现在经过文化大革命，毛主席叫俺管了学，又叫俺当了主任，只要还有一口气，就要把毛主席给俺们的任务担到底，把俺这学校管到毛主席指引的道上来，谁攻也攻不动。”贫管会副主任陈国志说：“俺们都是穷人出身，没上过学，文化大革命前，队里派俺到学校掏厕所，人家都下学了，俺把厕所清好。有机会俺在窗台旁边听听课，老师就轰，说你

干么？现在经过文化大革命，毛主席叫俺管校，成了学校的主人，这是毛主席给俺们的权，是毛主席给俺们的福，这个担子再沉也要担到底。”还有东辛店的副主任王武峰说：“旧社会害得俺们无儿无女，现在让俺们管校，他们问俺们图个啥？俺们不图自己养儿防老，只图革命后继有人！他们还说：‘管几年他们就不管了，管管他们就泄劲了，这里的事，不是那么蹦甜的’，俺们就要发扬革命精神管到底！赶也赶不走，轰也轰不动。”党支部书记唐云兰、唐金贵说：“大伙儿一定记住俺们贫下中农在旧社会没有文化的苦，新社会俺们掌了政权，如果没有文权，政权还是掌不牢。”大家回忆起俺村原来是一个自然村，农业合作化时，一下子成立了二十二个小队，得要二十二个会计，找不够。后来有了一批文化大革命以前的毕业生，还是不行。旧学校培养出来的，不给贫下中农争气。最后，支书指出：“俺们现在不能只管干，不管后一代修不修。现在俺们搞的东西再多，下一代要搞不好，资本主义复辟是随时可能的。毛主席把管校的大权交给俺们，这是对俺们的信任，俺们要给毛主席争光，要给贫下中农争气。”大家越说劲越大，散会时已是鸡叫头遍了。散了会大家心情都很激动。

接着，我们到各小队去开会，宣传贫下中农管校的

意义，动员贫下中农送子女入学，同时，还请苦大仇深的老贫农到学校忆苦，给学生讲，给老师讲，叫老师画村史，大约搞了一个多月。这时，贫下中农发动起来了，入学的儿童一下子增加了一百多人。学生增加了，教室里桌子、凳子不够用，我们带领学生就地取材，自己动手解决。这样，条件虽然很艰苦，心里却感到乐滋滋的。

校里校外的事张罗得差不多了，教改的事就得要管了。一管教改的事，又遇到教师里出现的阻力。我们学习了毛主席的《五·七指示》。我们认为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办学，就应该改变原来那一套，培养的学生应是爱劳动，思想好，跟俺贫下中农一个心眼，能跟着毛主席干革命，而不是培养出那些书呆子。于是就提出学校要栽树育苗，办小林场，同时还提出学校要喂猪，办个养猪场，还要种地，办个小农场，还要开门办学，“走出去，请进来”。农村学校就是要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培养人材，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培养人材。这样一来，有些老师接受不了，说：“你们这一管，事多了，整天也干不完。”斗争很激烈。为办“三场”的事，讨论到半夜，散不了会。有一回，有个老师站起来就问：“你们管校，你们知道校风是什么？”俺们一听，真不知校风是么呀，都给问住了。我们就说：“你知道校风是么？”他说：

“你们管校的，不知道校风是么？”我们回去就找到支书问：“校风是么呀？”把支书也给问住了。支书说：“我也没上过学，也不知道校风是么！”三个大队支书开了个会，说：“他为什么提出校风是什么，回去跟他说，校风就是毛主席的《五·七指示》，就是贯彻毛主席的革命路线！非按这个校风办不可！”俺们回到学校就跟那个教师说：“你想搞什么校风？还想搞老一套？”就把他顶回去了，但思想斗争并没有结束。这时县里派来一个工作组，三个人，有两个人支持贫下中农的意见，主张办场，说学生就得学工学农，过去农村小孩子上了学也变了，现在农村小孩就得学农，就得使教育与生产劳动早期结合，培养学生走革命道路。可是另一个人和我们不是一个劲，她找贫管会主任周万庆说：“你也不看看这个势头，人家大多数老师都不同意这么办，你们把道领差了，赶紧站到那边去吧！”万庆同志当场把她顶了回去。之后，万庆同志找我们贫管会的人谈了这件事，我们都说万庆顶得对，顶得好。阶级斗争是普遍存在的，教育战线上修正主义路线的流毒、旧的偏见和习惯势力是很深的，县里工作组的同志也难免不受影响。俺们连夜找到西辛、东辛、南辛三个大队的党支部书记，汇报了这个情况。三个支书坚定地支持我们，说：“不管他是谁，不符合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就得顶！”当时，党支

部对如何抓好这场斗争，做了三条决议：第一条，对歪风要坚决顶住；第二条，贫管会要坚持团结；第三条，通过斗争团结大多数教师。在大队党支部的领导下，贫管会举办了教师学习班，学习党的基本路线，学习毛主席的教育革命思想，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大大提高了教师的路线斗争觉悟。我们还到教师家里做工作，一个一个的去做。那几天，我们连夜干，也不觉得累。经过做工作，俺们把绝大多数教师团结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多数老师同意办“三场”，他们说：“贫下中农管校就应该和老一套不一样。”我们先办小林场，办林场不花钱，还好办。学校后面有个大院，掘了掘有二亩来地。我们就带着学生到十几里以外去扫榆钱，埋在院里，长出了两万棵榆树苗，小林场办起来了。要办小饲养场，当时学校没有人伙的教员，猪喂么呀？就想采食喂，搞无曲发酵饲料。当时虽然没有经费，但是借钱也要办养猪场。后来凑了七十多块钱，买了一头老母猪。没猪圈，就挖了两千多块乱砖，劳动了一星期，猪圈垒起来了，又在院子里支上锅，熬猪食。后来我们又办小农场。就这样，一步一步在学校里站住了脚。

不光搞这些事，还得看学生在课堂里学么！俺到六年级那个班，看到一个学生正在踢门，用脚一踢门就喊：“积极分子呢？来修理门！要不修理门，俺选你

当积极分子干么！”俺一看，怎么积极分子在这个班里受气呀？我们觉得这个班里有问题，不能光管外面的，还得管管屋里这些事。俺几个就到这班，随班听课，了解到底教了点么。听课时看到学生书桌里有一本黄色小说，我们问：“怎么你还看这书？”学生说：“光我看呀？他们还看呢！”我们又问：“多少人看呢？”为追这个事，办了个学习班，批这些坏书。后来发现不少学生看黄色小说。查来查去，查到一个学生身上，这个学生带了二十多本黄色小说，谁和他近就给谁看。通过大批判肃流毒，这个学生揭发出来，原来是一个刑满释放分子用黄色小说先腐蚀了这个学生，然后通过这个学生把黄色小说运进了学校。我们对敌人进行了批斗。这对我们教育很深，认识到，我们管理学校，阶级敌人一刻也没有放松破坏这个学校。我们还深深认识到，占领农村教育阵地不能光占领校内，还应在社会上全面占领。要想全面占领，光靠我们贫管会这几个人不行，要发动全体贫下中农都参加与资产阶级争夺青少年的斗争。我们在大队党支部领导下，逐步建立了三个大队十九个生产队的贫管小组，同时建立每周开一次会研究工作、每月向大队党支部汇报一次工作的制度。七个委员里三个委员是学校常驻代表，星期六、星期天和假日回队参加劳动，大部分时间参加学校

教育领域里的斗、批、改工作。小队管理小组是不脱产的,定期向贫管会汇报工作。到了假期,学生由小队管理小组来管理领导,我们就和小队管理小组通气,使孩子处处有人管。群众都称赞这种管校制度好。这样,贫下中农就进一步占领了农村教育阵地。

## 按照毛主席的指示 抓好教育革命

过去,俺们只看到旧学校把很多劳动人民的子女培养成了书呆子,但并不清楚他们是怎样把学生弄成这个样子的。管校后,才知道旧学校的鬼名堂很多,什么“智育第一”、“分数挂帅”、“三中心”、“三脱离”……。刘少奇、林彪就是用这一套把我们的后代坑害了,而且至今阴魂不散,流毒还远远没有肃清,还在继续毒害我们的下一代。贫下中农管理学校的根本任务,就是带领广大师生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彻底批判这一套修正主义黑货,搞好教育领域里的革命,牢固地占领、彻底地改造教育阵地,把学生培养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可是占领教育阵地,改造教育阵地,很不容易,是一个长期的、艰巨的任务。



## 一、教育一定要彻底革命

一九七二年下半年，正当我们带领师生贯彻执行《五·七指示》，搞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学校“三场”都初见成效时，社会上的一股复旧风刮到了我们学校。有人说：“人家学校都抓教学质量了，辛店学校还东跑西颠，还喂猪哩，真不看个形势！”我们乍一听，觉得怎么不看形势？！俺跟着形势哩！叫我们理解不了。一个在外地工作的老师回家了，头一天晚上就找到贫管会主任周万庆，他说：“怎么你们学校还喂猪、种地哩？怎么不看看外面学校？人家考学哩，俺们村要考不上，群众还不埋怨你们？”万庆说：“埋怨俺们干什么？”说着他们两人就争起来了。第二天万庆跟我们说，外界的风还不小哩，俺们得征求老师的意见。一开老师会，事情变样了，特别是有的说：“七年级得加把劲，得调‘棒’老师，七年级学生说什么也不能上体育课了，音乐课也得停了，考哪一门，就得准备哪一门，要不然，一考俺们就瞪眼吧！俺们都是替贫管会想，你们得拿定主意。”后来到上面去开会，学区点了好几次名，说：“到了什么时候，辛店还挖鱼池？”那时我们学习党的基本路线，学习毛主席《五·七指示》，一条条地对照，一句句地扳，越